

透視日匪貿易的隘路

陳 固 亭

日本中正會顧問宮元利直氏，月前寄來自由民主黨政務調查會副會長池田正之輔氏，近著「檢討日匪貿易的限度」小冊，文中敘述過去日匪貿易的演變甚為詳明，分析共匪農業實況，及其暗淡將來，尤為透澈。池田氏連任日本衆議院議員七次，曾任日匪貿易促進議員連盟代表理事，往返大陸四次，由於目視種種慘酷事實的教訓，翻然悔悟，撰寫專論，警告日本商人對於共匪貿易的幻想，促其覺醒，殊有意義，特改題泛譯，以饜讀者。

前 言

在檢討中國大陸的問題時，至少有兩個重要的主流，必須首先加以研究。

(一) 中共匪黨的理論及其本質暨其由此脫胎而出的國際政治與關係。

(二) 中國大陸經濟的實態及在其成長過程中所產生貿易之可能性，與現實政治的動向而來的具體問題。

特別在檢討對外貿易有關的問題時，中國大陸的經濟構造，必須有充分的究明，由此對於中國大陸人民的生活內容以及產業發展的範疇，更進一步的明瞭，因此可得把握重要課題的正確性。

對於第一個問題的論議，本人是不適當的，可是本人自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以來，對中國大陸的人口問題、糧食問題、人民的生活內容等，站在民族的、經濟的立場，曾經作過若干的檢討。而且衆所周知，本人對「日匪貿易協定」有着四次的經驗，並以貿易促進議員聯盟的代表身分參加簽約，亦是一個負有責任的關係，從中對於中國大陸的經濟實態，有着較多接觸的機會。但是，中國大陸的經濟實情，甚至貿易有關的事項，因係站在負有責任的關係上，所以到目前為止，本人對於自己的「中國觀」所有意見，從來尚未發表過意見。最近的日本政治家對於中日貿易，今後如何推進？如果進行順利，兩國的貿易量如何？貿易金額如何？有何種發展性？等基礎問題都有究明的必要。不過，在檢討問題的本質之前，將中日兩國

間的貿易協定，自成立而至決裂的所有經緯，殊有回顧及詳加說明之必要。

日匪貿易交涉的進展及決裂

如衆所周知，在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年）組織了一個「中日貿易促進議員聯盟」，努力於推進超黨派的貿易。在當時，本人雖屬於少數黨的鳩山自由黨，最初的考慮，希望往大陸方面視察一下「中國經濟狀態及有關貿易的方法」等，正與中國方面交涉如何往返，不意中共方面竟表示歡迎，而且迅即寄送邀請書，乃於一九五三年九月間，以本人爲團長，組織了一個「中國通商視察團」前往大陸視察。當時團員有松田竹千代（日自）江藤夏雄（自由）中村三之丞、喜多壯一郎（改進黨）、中村高一、松前重義（社右）、帆足計、田中稔男（社左）風見章（無）木村禎八郎（勞農）須藤五郎（共產），此外有宇田耕一等經濟界人士，共計二十三名之多。此舉在自由世界而言，正式派團體訪問中國大陸，還是破天荒第一次。

在北平他們以「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的主席南漢宸爲主人，在歡迎會上致詞，略謂前年帆足計等人，由蘇聯轉至中國大陸，曾訂有第一次「日中貿易協定」一年後失效了，此次你們由遠道而來，希望再與日本改訂第二次貿易協定。當時本人代表日本方面作答詞時：「很好，我們來商討一下」。實在講來，在日方沒有人作如此準備，而且一切資料都沒有，更沒有具體的貿易品目，如何貿易方法，一切都闕如沒有準備。但是，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之下，就根據了中共的資料，於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訂立了第二次「日中貿易協定」。

第三次協定成立

第三次協定是在一九五五年三月間，中共派雷匪任民爲團長，率領「中國通商代表團」抵達日本，於五月四日在東京簽訂。這裡不得不先聲明一下，中國大陸之所以派代表團來日，最先我們在北平所簽第二次協定時，有以下之規定：「協定期間爲一年，協定地點，以北平和東京兩地交互舉行，其所有滯留期間之一切費用，由招待方面全額負擔」。有過這樣的口約

。那時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的會長是村田省藏，而議員聯盟仍由本人擔任，這次由我們兩人為首席代表。依照此項協定內容，本年秋季在大阪和東京舉行中國商品展覽會，次年（一九五六年）秋季將在北平和上海舉行日本商品展覽會，以促進日中貿易的機運。以當時的國際情勢和日本的立場而言，此項商品展覽之相互舉行，是一個劃時代的創舉，這是本人最為苦心策劃的一段事情。

共匪態度的激變

第四次協定的交涉在一九五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這個時候的交涉遂成決裂，變成一時的中斷情形，我等就歸返日本。在這個交涉中，中國方面片面的堅強主張設置代表部，完全將日本的立場不加考慮，一切不顧我們的主張，而變成強硬的態度。本人排除眾議，提議交涉決裂，形式上為一時中斷，但留下交涉的餘地，作歸國之行。

最初在一九五三年，我們訪問北平當時，中國方面站在互相理解、穩步前進、以累積方式、溫和的姿態而協談。可是到了一九五七年的第四次協定交涉時，突然提出了「政經不可分」、「日本的中國敵視政策」等不遜言詞，而變成了強硬的態度。其原因何在？它的政治背景，我們不得加以檢討一下。

按日本與中國大陸，自終戰以來，不但貿易，即其他一切交涉，都歸於零，陷於一個毫無關係的狀態。然而中國自韓戰以後，照理它可以從事振興產業，謀與日本以及其他自由國家開始貿易，一如「穩步前進」之語句所表現，在國際方面，亦採取非常寬裕的外交政策。豈知到了一九五六年二月，蘇聯共產黨召開第二十次大會中，所謂「史太林批判」的問題開始了，同年十月裡又爆發「匈牙利暴動」。有了如此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為背景，因而中共亦在一九五七年春季，由毛匪提出了「百家齊鳴」的運動。可是其主要的目的，是引出了中國知識人士的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言論，而在六月裡，中共的中央遂採取反擊，展開全國整風運動，更而有毛匪的「南斯拉夫修正主義批評」。到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蘇聯革命四十週年紀念，聚集世界共產黨代表，發表所謂「莫斯科宣言」。接着毛匪在演講時，搬出所謂「東風壓倒西風」。總而言之，在這個時

候的前後，共產主義國家用強硬的態度來對付自由主義國家，這都是熟知的事實。

第四次協定經緯

在這種低壓的空氣之下，當本人於東京出發之前，就有一個豫期的感觸，內心感到中國的傲慢姿態，這一次的交涉是一個難關，因已有了豫期的感觸，也就置之泰然。我們就在交涉不能協調的情形之下，於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間歸國了。但是翌月，中共突然派了廖匪承志到東京，擬與本人協議善後方針。當時我們發表一個共同聲明「希望早期訂結第四次協定」，甚於此，於一九五八年二月為交涉第四次協定，我們又一次赴北平。

這個協定的原案，由中國方面所作成，非但日本方面有極為重大的關係，而且所提出的中國案和前年決裂時的案子，毫無變更。經過數度的交涉，結果日本方面的主張，作為附屬文件而讓步之後簽訂了。其間經過許多緊張的場面，終於三月五日簽訂協定，也獲得岸內閣的同意和承認，這是吻合協定內規定，「雙方應經其本國政府之同意」的一項。這個時候日本政府所發表之同意書，業已於北平時與中國方面商洽過，並經日本方面的簽約人員所承認，因此以電文通知北平。所以這件協定在中國方面毫無有異議的理由的。

協定破裂和偽國旗事件

那末中國方面因何有異議呢？當日本政府發表同意書時，岸內閣的官房長官談話，「雖然有懸掛國旗是自由，但不能認為是權利」，有這樣一段談話。但是有關這一點，早已充分商議就緒，我們即用議員團的名義拍電北平，四月九日電文如下：「政府的同意業已獲准，即刻送上」，此電去後，於十三日接獲北平的長文電報。這封電報的內容實在使人不能忍讀，其辱罵日本政府之處甚多，因恐阻害兩國關係，本人不忍將內容發表。謹將其結論發表如下：「同意書雖然送到了，未經開封，即由航空寄返」，實在是一封失禮污辱的電報。時值四月十三日。到了五月二日，所謂偽國旗的事件發生了。這件事件是

第四次協定決裂之後，日本的新聞和人民，都認為國旗事件，為決裂或中斷的原因，這是完全錯誤的。前面業已述過，那時適值共產主義國家的外交姿勢極為強硬的時候。

當時，中共的外交部以陳匪毅為中心，非常強硬的說：「與日本貿易，沒有必要」。而周匪恩來一派的意見：「無論如何設法妥協為上策」。這完全是中國內部的意見，分為兩派，本人是這樣看法，最後的結局或許有締結的希望。可是我們回國之後，所謂強硬派占於優勢的結果，這雖然是一個推察，然而由於中國的內部事情，而致決裂的判斷是正確的。

看清楚中共的貿易能力

去年，高碣達之助組團赴大陸之前，本人商請通產省收集今後五年的貿易透視及品目的資料。根據此項資料，今後五年由中國大陸可能輸往日本的品目及日本可能向大陸採購的品目，我們作了相當寬裕的估計，每年最多有一億美元左右的生意可做。其中最主要的品目，當是黃豆一項。有關黃豆的生產，中國大陸大約有一千萬噸，而美國的生產為一千二、三百萬噸，這是世界二大黃豆生產國，這一千萬噸的黃豆，對外輸出量約占一成，大約一百萬噸前後而已。其中有五十萬噸左右，最多時可達六十三萬噸輸往蘇聯，其次是東德，再次就是東歐各國、星嘉坡、香港及日本等國。

其次品目是食米，食米世界各國都有生產，中國大陸的產量，最多時雖然有一百六十萬噸，輸出量大約是百萬噸前後。這一點，並不是大陸上有了餘糧而輸出的，至少限度，我們從清朝時代以來的中國貿易統計表、中國的糧食生產額和人口相較，很顯然的中國是一個糧食的輸入國，這一個鐵的事實，我們不能有所忽略的。

日本是中國大陸的好顧客

現在綜覽一下中國的輸出品目，最占多數的是農產品，其中最大金額的品目，當推豆、米兩種。其他輸出物資有玉米、菜種、雜豆、水蝦、鹽、皮革、桐油、松脂、加司米、漆及甘粟等，其他尚有日本的鋼鐵廠商所需要，鐵礦砂、煤斤之類。

鹽與煤除日本之外，採購的國家很少，因為東歐方面運費太高，無償的給人家恐也難以運往。因此中國與日本貿易，在中國方面而言，實在是一個可靠的好主顧，這一點亦應該加以注意的。

依照這一項輸出品目而言，很明顯的知道中國的貿易，在一九五八—五九年，美國農務省發表的資料（世界週報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所載），農產品輸出總額大概是十億美元。至於工業製品，祇有手電筒、洗面盆、腳踏車等，一九五七—五八年輸出不少。這也是置國民的需要於無視，強力壓制國內消費，而向東南亞、非洲各國，作國際廉售（National Dumping），即所謂出血的輸出。在一個時期裡，生絲也有不少輸出，這一連串的輸出，顯現中共努力於獲得外匯為其目的而已。

總而言之，各種的農產品、輕工業製品等，將置國民的需要於不顧，極度壓制國內消費而作輸出，故在一九五七—五八年的輸出入貿易總數約達四十億美元。最近中國方面沒有發表，情形不明，推想大抵在六〇%以上向共產圈各國，約三〇%強向自由各國而輸出。中共對西歐各國的貿易，達於最高數是一九五八年的貿易統計，西德二億一千萬美元、英國一億二千八百萬美元、法國六千五百萬美元。以上都是達輸出量最高峯的時期，最近的情形，大有步入下坡之勢，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日中貿易的限度在於二億美元

中共的貿易和自由各國的貿易，完全不同，它們多在政策下運用，因此在去年和前年的統計所發表的，其性格完全相異，我們有檢討的必要。雖然貿易總額大約是四十五億美元，至少其中有五〇%屬於蘇聯，自由主義各國的占三〇%，所餘的二〇%是屬於東歐各國了。可是最近的均衡，似有大的變化，即自由主義各國的貿易比重，有較大的傾向。其原因在於西歐各國的貿易積極的增加，而和共產圈的貿易反而減少，雖然其中有中蘇關係的存在，而中共自身的農業生產的不振，也不能忽視。

以結論而言，雖然以今後五年的日、中貿易為目標，推測其輸出總額至多是二億美元。茲為參考起見，將東南亞各國和日本的貿易數額，揭示如下：韓國為一億五千萬美元，自由中國的臺灣為一億六、七千萬美元，印度為二億一千萬美元，

菲律賓爲二億五千萬美元乃至三億元等等。

搞錯了目標的延期付款論

現在有關延期付款問題，略爲提一下。延期付款問題原來在日本貿易中，有若干是以延期付款的方式進行，而且日本的輸出入銀行也有一定的範圍 (Quarter)，對共產國家的貿易佔日本的貿易總額二%左右，可是對共產國家輸出入銀行的 (Quarter) 使用額已高達九% (註：對蘇聯輸出入銀行的 (Quarter) 使用額，在一九六〇年度是一%，同六一年度一〇·四%，六二年度一三·七%)。因此如果再爲擴大，事實上在日國內是無可容忍的，即使政府亦無能爲力，所以擴大對共產國家的延期付款，可說是一件不可能的現實問題。何況中共的毛匪澤東曾在一九五七年六月，發表了一篇「改正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之論文，在其最後一段，對於貿易方面有以下之說明：「我們之所以和自由陣營貿易，是一項有限度的貿易，決不能視爲實際的貿易，這種意義，應該牢記不忘」。這完全證明了共產黨的貿易觀念，百分之百是以政治爲背景的。

那末西歐各國，用何種方法與它貿易呢？實在講來，外務省或通產省，他們都無法說出其所以然，祇知道英國賣給中共的飛機是延期付款，可是中共在倫敦的英蘭銀行存有金塊及銀塊，中共以此爲延期付款的擔保品。而西德商社之延期付款，爲防止危險起見，向民間保險公司投保。可是有許多日本人，祇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認爲人家可以延期付款辦法，我們也可如法泡製，這真是坐井觀天的見識而已，實在是要不得的。

一九五八年自日、中貿易協定破裂之後，英國或西德對中共的貿易一時上昇了，這個背景應有充分檢討的必要。再觀一九六〇年至六一年的貿易，英國和西德業已逐步減少，而法國顯示伸張情形，這是因爲法國的小麥對於中共有必要的現象。其中最爲緊要的，更是蘇聯圈的農業不振和中、蘇關係的裂縫是最大的影響。從來中共的貿易七〇%是仰給於共產圈，而現在減至五〇%了，就此一點，可觀其全貌而更明顯無遺了。

擴大貿易猶如痴人說夢

目前許多人，盲目的強調「擴大日中貿易」，這種情形完全是屬於希望性的觀測，二十年或三十年以後的情形如何，不敢斷言，依照目前情形，其實現的可能性，屬於一片夢話而已。這裡我不得不一提的，是日匪貿易協定發生破綻前後，西德就乘隙而入，但是西德和中共的貿易關係，也有檢討的必要，其情形是如此的。時值一九五七年，日本代表團因協定交涉中斷，垂頭喪氣離開北平返回日本。同年九月西德乘機而進，締結了所謂民間貿易協定，期限同樣也是一年。到翌年西德要求展期一年，為中共所拒絕。當此項貿易協定締結時，駐在東京的西德（東方關係貿易委員會）代表鮑爾夫·奧德（Otto Baurf）手舞足跳的說：「西德和中共的貿易進入了新時代」，及至翌年為中共所拒絕時，他的論調就不同了，他說：「和中共貿易，因為中共是計劃經濟的國家，花樣很多，隨時有被拒絕的可能」他只有聳肩嘆息而已。

一九五九年，西德突然受了中共一方拒絕的時候，西德早已將卡車裝船停泊在漢堡港，無法運出。這一個活生生的事實，應該是一個教訓了。還有中共口口聲聲叫囂：他們有廣大的市場，任何外國產品，都有機會和中共做交易，用着欺騙和蒙蔽的手段引誘各國，明乎此，所以日匪貿易擴大之說，等於痴人說夢之譏了。

至於為何本人（著者）以首席代表資格，推進第四次協定，不得不在此作一說明：「凡以世界和平和改善世界人類生活為已任的政治家，莫不以世界各國之友好關係，為最大之目標。因此，日本與中共無論在歷史、人種上有深切相關之兩大民族國家，這是最高目標，也是至上情分，至少在本人是這樣思考，因而從事於兩國間之國交正常化為願望。在具體方面，當然以經濟交流之擴大貿易為行動。同時日本民族既不能成為美國的從屬，更不能成為中共的隸屬國，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共匪農業實況及其暗淡的將來

中共的輸出品，大部分依存於農產品，所以農產品或其加工品，占貿易的六五%—七五%。以其人口而言，農民占全人口八〇%以上，而其國家財政收入的五〇%強，是和農業有關的。因此我們單觀其工礦業生產數字，而為判斷中國經濟，如何如何云云，這是個最大的錯誤。中共的農業迄今尚未脫離原始農業的範疇，所以在未徹底了解中共農業的實態之前，理解中共的真偽，等於隔靴搔癢，無濟於事。雖然日本有許多「中國通」，西歐也有不少中國的「研究家」，老是自認為專家，但是對於農業問題，都是一竅不通，這樣的理解不充分，真使人感覺到遺憾！舉例來說，最近愛特加·斯諾(Edgard Snow)在「朝日雜誌」(Asahi Journal)上，發表一篇有關中共問題的文章，可是他沒有理解中共農業問題，所以他的意見，毫無權威性。最可笑的去秋英國的蒙哥茂利將軍(General Monogomuny)去了中共旅行一下，回到英國在BBC廣播或在倫敦時報(London Times)發表許多意見，提到「農業生產」以及「原子力問題」，這種惑言聳聽，徒使人笑落牙齒，實非有識者所該為也。

人口和糧食的不均衡

究竟中共的農業實態是什麼樣呢？首先對於人口問題應該提出檢討的。衆所週知，中國的大陸人口，素稱四億，可是這四億人口的計算根基何在，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以我個人而言，在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初到滿州(東三省)，在滿鐵(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調查室供職。根據該調查室的資料，對中國大陸人口作了一次調查。發現了一件非常有趣的笑話，就是一個人爲了生存，每天需要多少食鹽？以生理的方法計算之，更而調查中國大陸產鹽的數額，以計算人口的多寡。所以當時的推算，至少爲三億五千萬，而專門家的見解，以加倍推算，作爲七億人口。可是依照當時的說法，中國都稱爲「四億之民」，如何歷年來似乎毫無增減。這或許因爲中國大陸每年有着饑饉、旱災等禍害，一下子幾十萬乃至幾百萬的死亡是免不了的事，加之衛生以及營養狀態的不良關係。雖然中國的出生率居世界第一位，而其死亡率亦爲世界首屈一指，循着自然調節而成的。因此我們在一九五三年訪問北平時，中共發表爲五億八千萬，現在聽說至少到了七億以至七億五千萬人口。



其次，中國大陸人口，每年的增加數到底有多少，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最低的估計為一千二百萬，多則為三千萬，因而到了一九八〇年，中國大陸的人口，擁有十億了。如果照此人口的激增，目前已經是在人口與食糧的不均衡狀態之下，而所能開拓的土地，最大的希望是東三省的北部及蒙古的一部份土地而已，並且在農業生產方面，無論如何趕不上人口的增加。這個問題重大性祇有將「中國陷墜於永久饑饉的泥沼中」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

可耕地愈來愈窄狹

當我們研究農業生產問題時，人口問題的配合，耕地面積的大小，都是問題的重心。我在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所集的資料，大部分都是西歐各國的傳教士，在中國內地供職時所調查地方農民的生活實態，將這許多資料整理之後，加以計算所得的結果。現在擔任甘地地總統的計劃人員之一的魯斯陶教授所著的「中共的將來」一書中所集的資料，以及其他專門家所集的資料，大多是滿鐵調查室的資料，而且這種資料，都是五、六十年以前的歷史陳品，所以不得不予以特別注目。那時的中國祇有十八省，農民一戶的耕種地，大約是四百步（ $1\text{町步} \equiv 0.2451\text{畝}$ ， $4\text{町步} \equiv 0.9804\text{畝}$ ）至五百步。目前中共大陸所發表的，是包括滿州、蒙古、西藏等農民總戶數及耕地總面積，每戶的耕種地為九百步（約 2.2059畝 ），但並未到一町步（ $1\text{町步} \equiv 0.2451\text{畝}$ ）。日本的一百步（ 0.2451畝 ）平均收穫率是米三石，中國的收穫率沒有那末多，即以南方每年收成二次的耕作地帶的收穫率，或許接近些，但是中部、北部所謂乾田地帶，都較日本為劣，甚至乎有時候只有一半收成而已。

中國大陸，自古以來，是人口過剩的國家，而且是自幾百年以來的糧食不足的國家。自明治以來（日本的明治自1868—1911）所有的「中國貿易統計」顯示每年都是糧食輸入國，從來沒有例外的。地大的中國，其可耕的面積，到底有多少呢？大概的推算為總面積的一一%為定說，而日本則有一六%，所以比日本尚低。無怪乎日本人到了滿州、華北，見了那末廣大的土地，常常起了驚異的錯覺，這實在是錯誤的根源了。因而這樣的糧食不足的國家、絕無人道的中共，壓迫人民饑餓，爲了爭取國外的建設材料，將糧食向外輸出，這是中國大陸貿易的實態。中共不惜「人謀不臧」的方法，強力的組織所謂「人民

公社」，其最大的目標，就是強制徵集糧食，供其貿易上的輸出，而完全出於政治上的榨取，這種榨取人民的手段，不祇限於中國大陸，凡是共產黨的國家，「集團農場」也好，「人民公社」也好，名稱雖異，其終局的結果，毫無二致的。

當我在中國大陸時，常常對中國友人說：「你們對於重工業方面，似乎是非常努力，但對農業方面，似亦未可輕視無視」。這種獨斷的問話，幾近愚問，因為中共的農業專家、農政家等，當然很多。不過中共有着「農業全體的 policy」，這許多專家不是不知道，所以這次的失敗，引起了它們改變方針，或許變成農業第一主義，亦未可知，這是今天中國大陸的狀態。

農業增產難如登天

最近在報紙或書籍上，常常刊登，中國大陸的農業將實施機械化，完成用水及排水設備，採用化學肥料等叫囂，這當然是謀增產的用意，但是有否可能性，實在成爲問題。因此，所謂機械化的程度，有何種標準？例如，蘇聯革命迄今，已有四十餘年，它還沒有全部機械化，可知全部機械化是需要時日，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日本在目前製造農業機械廠家有三百五十家之多，而日本的農業機械化，也不過幾分之幾而已。由此觀之，有着廣大土地的中國大陸，如此簡單要實施全部機械化，豈不是痴人說夢，是件不可能的事。再以肥料而言，依照中共所供的資料，國內生產還不到二百萬噸，由國外輸入一百五十萬噸，因而以硫安換算，盡其量不過三百五十萬噸的化學肥料而已。如果今後全土施用肥料，最低限度，非三千萬噸化學肥料，不足以施肥。以美國爲例，美國的耕地面積，有一億八千五百萬平方米（Hectare = 1 畝 = 15 公畝），每年施肥三千二百萬噸。但是中國大陸的耕地總面積約一億一千萬平方米，祇有肥料三百萬噸，如何只有十分之一的光景。如果中國大陸欲生產多量化學肥料，最先需要電力，建設發電所、發電計劃等工作，依照目前情況而言，並非三年五載可能完成的。

對中共貿易的誤算

由上述情形而論，日本和中共的貿易、中共和諸外國的貿易，如欲將貿易數量提高，在暫短期內，決沒有增加的可能。

對於這重要而無可想像的中共情形之下。日本人也好，西歐人也好，應該充分去檢討一下，否則鑄成大錯，後悔莫及焉！所以根本的原因，歸根於中共農業問題上。

最近加拿大接受了中共訂購一批汽車部分品，金額祇有六萬美元，但是加拿大的報紙上，闕動一時說：「中國大陸有七億人口，今後的貿易，將有大大的伸展」。這完全是根本不知道中共的經濟狀況，雖然爲之可憂而可悲，但是世界上同樣的情形很多，實在是件可悲的醜劇了。